

半个世纪前，儋州女子黎福焕精心照料过60个孤儿，这份爱不因时光流逝而变淡，当年受她照顾的孤儿，写百首山歌歌唱她

# “60个孤儿感念黎妈妈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

不是亲情，胜似亲情。儋州女子黎福焕，1959年在公社孤儿院工作期间，精心照料了60多个孤儿。半个世纪以来，长大成人、安家立业的孤儿们，纷纷感恩当年的“黎妈妈”，将这种深情传承给下一代，演绎着穿越时空、感人至深的爱的故事。

## 二十岁黑姐是“劳动能手”

“来来来，到那上面坐着聊天吧！”近日，当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儋州市那大镇电影公司楼前采访76岁的“爱心妈妈”黎福焕时，她指着身后一个平坝热情地招呼道。约两尺高的平坝上放着一排椅子。留着蓬松黑发、气定神闲的黎福焕带头一个健步登上去。

在爽朗的笑声中，黎福焕打开了话匣子。

1938年，黎福焕生于儋县木棠镇南训村，全家六口人。这个镇在北门江以北，四季少雨，有“北岸北岸，十年九旱”之称。艰难的生存环境，铸就了包括黎福焕在内北岸人坚毅的性格和强健的体魄。

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黎福焕十岁左右就会做不少家务。1958年，刚满20岁的黎福焕，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中表现突出，被授予“劳动能手”称号。由于皮肤较黑，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黑姐”。她回忆道，当年的《海南日报》还曾报道过她的先进事迹。

从1959年开始，木棠公社将积万大队一座破旧的寺庙改造为孤儿院。经公社负责人直接将，“劳动能手”黎福焕调到孤儿院照顾孩子们。“我那时是共青团员，曾被评为优秀团员，也许是我照顾孩子们的原因之一吧。”黑姐说道，她那变得有点严肃的表情，仿佛又回到了不平凡的岁月。

## 四年里抚养六十个孤儿

那时候，每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，崎岖的山路上就疾步走过一个扎着辫子、挑着担



黎福焕退休后，长大成人的孤儿们常来探望她。图为黎福焕（中）与被她抚养过的张润长（右）、黎石伦（左）合影。

子的身影。那是黎福焕到距孤儿院3公里外半个的木棠墟为孩子们采购食品原料。“必须在孩子们醒来前赶回去做饭、洗衣物，稍稍迟一些，就忙不过来。”她笑道，“那时候年轻，有的是力气。”

但光靠力气远远不够，还得合理安排。木棠孤儿院开办期间，第一年有两个工作人员，但从第二年起因经济越发困难，就精简只剩下黎福焕了。院里孩子们最少时有10多个、最多时有30多个，四年下来共有63个。黎福焕按孩子们的年龄分组、点名管理，并让11岁至13岁的孩子为组长，帮忙看护、劝架、分饭等。

“黑姐多次对我说，粮食紧缺，分饭时要把握好量，既要吃饱，又不能浪费。”当年进孤儿院时刚满12岁的张润长说，“给大孩子盛饭得冒出碗，给中孩子盛饭与碗平齐，给四五岁小孩盛2/3碗。”

吃饭时是很费神的。黎福焕让几个四五岁小孩挨着坐在一起，手把手依次给每个孩子喂饭，避免出现不懂事的争抢现象。

她每周还力求给孩子们吃一次鱼。几个大孩子们和

黑姐一起吃饭时，她总是说：“你们快吃吧，我不饿！”

“其实，黑姐每次都等到我们吃饱了才匆匆忙忙地扒几口冷饭咽下，一两个月也没看到她吃过鱼，全让我们了。”张润长感慨地说。

“进孤儿院前，我们偶尔吃点稀食；进孤儿院后，吃上了干饭、白米饭，每周还能吃上一次肉。”1950年出生、1960年住进孤儿院的黎石伦说。

除了让孩子们吃饱饭，还要让他们洗干净。黎福焕请人就地取材，在孤儿院旁边挖掘了几个小池塘，让大孩子们分批洗澡；而对较小的孩子，则由她一个一个地擦洗。

白天忙得连轴转，晚上也没有多少空闲。七八岁的孩子说：“黎姑姑，我要尿尿！”四五岁的孩子则大声哭喊：“妈妈，我要便便！”等到一泡尿一泡屎

地照料好孩子们，天色快亮了，来不及打个盹的黎福焕又得捡起扁担去木棠墟采购了。

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健康，黎福焕平时抽空拜访当地老中医学艺，自采草药剁碎或熬煮后，给孩子们治疗或预防疮疥等疾病。有几次，她还在深夜摸黑背着患病孩子，到数公里外的卫生院看病。当把孩子放到医生面前时，黎福焕已累得直不起腰来。

## 一份关爱穿透岁月

1963年，国民经济整体慢慢回升，木棠公社社员们每天也开始吃上一餐饱饭了。于是，公社决定将孤儿院解散，让快要成年的孤儿参加招工、入伍，让未成年的孤儿分流到他们的亲属家中。黎福焕则被调到木棠公社食堂任炊事员、出纳和总务，后调任儋州市电影公司总务。

孤儿黎石伦老家在木棠北方村。他先是在黎福焕家所在的南训村小学读书，后又在木棠公社积万大队蔡穴小学和木棠中学学习。黎福焕每次遇到黎石伦，总是摸摸他的头，叮嘱他好好念书，将来

才会有出息。儋州北部地区有“夜游”习俗，就是男女晚上幽会。看到小学毕业的黎石伦一天天长大了，黎福焕特地告诫他：年轻时是学知识的“黄金时间”，要排除外界干扰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。

黎石伦铭记谆谆教诲，考上了当地的中学。尽管“文革”时期没有多少读书的气氛，但黎石伦仍然刻苦自励。1970年高中毕业后，他走上了教书岗位；2010年12月，从木棠镇中心学校退休。

1949年出生、1962年进入木棠孤儿院的王保猫，1970年参军入伍，4年后复员回到海南，2008年从电石行业退休。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小时候家境困窘，取名“猫”就是为了“好养一些”。他连声说：“虽然我现在已经老了，但仍然难以忘怀黎妈妈对我的抚养，要感恩，不能忘本！”

2014年元宵节前夕，长期在海南居住的16位木棠孤儿，结伴到黎福焕家拜年。一走进她家，王保猫就激动地呼唤“黎妈妈”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现场顿时唏嘘一片。

## 百首山歌献给“黎妈妈”

多年来从事建筑业的张润长，每每建起一栋楼房时，往往会高歌一曲。2014年8月，痴迷山歌的张润长，运用儋州地方语言，创作出长达3000字的抒情兼叙事体山歌集《六十个孤儿感念养母黎福焕》。

在这个山歌集中，有100首山歌。第23首诗云：“半夜孤儿叫吃水，夜黑姑捧火觅杯。不是一日或一月，四年辛劳一人为。”第61首写道：“贫贱命交到富贵，翻天覆地有家归。就业创业工薪高，儿女绕膝有妻陪。”歌为心声。张润长创作的一首首山歌，表达了孤儿群体对黎妈妈的感激和景仰之情。

“我们把黎妈妈全身心投入，悉心照顾孤儿的事迹和精神告诉下一代，既让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又让他们常怀感恩之心！”张润长、黎石伦说。



图为年轻时期的黎福焕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翻拍